

飞碟探索丛书

F D T S C S



俄罗斯上空的外星人

[俄]索尔·舒尔曼 ● 著
高昶 ● 译



FEI DIE TAN SUO CONG SHU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俄罗斯上空的外星人

[俄] 索尔·舒尔曼 著
高 昶 译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上空的外星人/(俄)舒尔曼著;高昶译.
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飞碟探索丛书)

ISBN 7-5424-0710-4

I. 俄… II. ①舒…②高… III. ①飞盘-研究
②地外生命-空间探索-研究 IV. VI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79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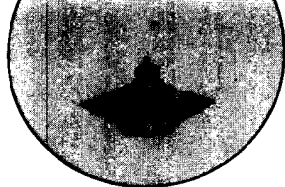
甘肃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甘图字:26-2000-023 号

俄罗斯上空的外星人

作者	[俄]索尔·舒尔曼 著 高昶 译
责任编辑	王郁明
装帧设计	何伟
出版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发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兰州鑫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市西固福利东路 18 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0 000
插页	1
版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20
书号	ISBN 7-5424-0710-4/N·25
定价	12.80 元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图书若有
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飞碟探索丛书

本书献给我亲爱的儿子——朋友和对话人

——萨沙·舒尔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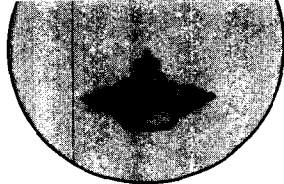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索尔·舒尔曼，1938年生于前苏联白俄罗斯的一个医生家庭。他在大学建筑系学习后进入全苏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于1966年毕业。他曾编导过50多部科技电影，其中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黑色沙漠卡拉库姆》、《非洲腹地探险》、《地震》等影片在前苏联和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他曾率领摄制组赴北极地带、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火山群、蒙古大沙漠、帕米尔高原等地进行探险拍摄。他的论著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目 录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名人名言录)	(1)
前言	(3)
第一章 彼得罗扎沃茨克天空的奇异景象	(15)
第二章 无独有偶	(33)
第三章 地球上首例不明飞行物	(45)
第四章 水下的 UFO	(72)
第五章 是机器人还是外星人	(87)
第六章 目击者的话可信吗	(129)
第七章 UFO 在地球上留下的直接和间接痕迹	(153)
第八章 月球是中转基地吗	(167)
第九章 飞行当中的 UFO	(177)
第十章 外星人到地球上来的目的何在	(195)
第十一章 反对者与拥护者	(212)
代跋 本书作者答澳大利亚记者问	(239)
参考文献	(258)



飞碟探索丛书

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名人名言录

……不带风帆的船？——这简直是荒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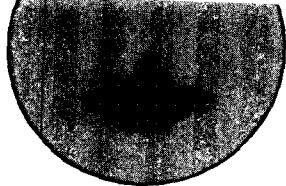
——拿破仑对轮船的发明人富尔顿建
议其制造这种新型船舶的回答

……任何石头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以拉瓦兹为首的法兰西科学院关
于小行星问题的结论

……关于从纽约到利物浦进行轮船航行的设想，跟飞上月亮的幻想一样荒诞无稽，因为轮船的船舱里永远不可能装下足以跨越大西洋所必须的燃料……

——19世纪的大科学家莱尔德内尔



飞碟探索丛书

……今天可以大胆地宣称，几乎所有物理学的法则都已经被揭示出来，剩下来要做的仅仅是推敲某些细小的枝节问题……

——电流计的发明者、19 世纪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卡尔文勋爵

……一个比空气重的飞行器，纵使有朝一日能够制造出来，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件儿童玩具罢了……

——美国大发明家汤姆·爱迪生

……原子科学是绝对不可能掌握起来用于实际目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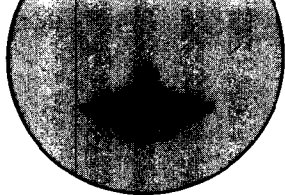
——埃·雷瑟福德

……我不相信原子能的应用在未来的 100 年内能够付诸实现……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认为，我们能够毫无顾忌地抛弃制造宇宙火箭的一切幻想……

——美国著名科学家比·布施于
1945 年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说



前言

不明飞行物(英文缩写 UFO),它除了含有许多异乎寻常的谜之外,还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人一生中一旦看见它,就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它驱使着人去不断追踪和探索这不解之谜。这并不是说 UFO 的目击者会毫无例外地相信它是天外来客,但是他再不会相信那是幻觉。有人总是企图把 UFO 解释成人们的幻觉,这种解释对 UFO 的目击者来说是徒劳无功的。再说,一个目击者在看见 UFO 以前和在这之后都没有产生幻觉的毛病,甚至不知幻觉为何物,凭什么叫他非得相信这就是幻觉呢?当然,从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突然出现幻觉的或然率毕竟是微乎其微的。更无须说,假使肯定那是幻觉,那就等于说从上个世纪末至今,在地球各个观察点所有 500 万目击不明飞行物现象的人都毫无例外、一模一样地产生了幻觉。

500 万这个数字,是我从西方专门从事不明飞行物研究的科学家所进行的统计学研究中得到的。这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任何人对此都不能无动于衷。即使假定其中一半属于幻觉产生的效果,仍有几百万不容忽略的目击者。其中有不少人对不明飞行物并非一知半解,他们既掌握观测技术,又善于分析目击的事实。在



飞碟探索丛书

他们的行列里有举世闻名的天文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德·汤姆博依，冥王星就是他在 1930 年发现的；还有苏联^①科学家、工学博士尼·费·库索夫，以及许许多多知识渊博的专家、宇航员、天文学家、无线电工程技术人员、天文物理学家等等。颇有意思的是在 UFO 目击者的队伍里，还有美国两位前任总统吉米·卡特和亨利·福特。1986 年 4 月 16 日，福特的专机在飞行中曾有一个直径约 200 米的巨大圆形不明飞行物紧随其后，当时乘坐专机的除福特总统外还有许多大公司的总裁。此次飞行是以每小时 1000 千米的速度在 12 000 米的高空进行的。而这个硕大无朋的圆形物体以同样的速度追随飞机飞行了 1 个小时。这个不明飞行物对我们来说，至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许多目击者在看到 UFO 以前并不相信这种特异现象，甚至认为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道不过是饭后茶余的杜撰，而一旦亲自观察到它以后，便开始确信不疑。他们当中有些人竟然以此为转折点，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对这一充满谜团现象的研究和探索。譬如新西兰的空军飞行员、大尉布鲁斯·卡提，他在空中发现巨大的“飞行雪茄”以后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并由此提出一个关于 UFO 着陆规律的十分有趣的假说，他在他的专著《谐波 33》里对这个假说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本书作者在未亲眼目睹 UFO 以前也属于坚决不相信之列。在看到不明飞行物以前，我对这一问题的了解范围仅仅局限于随意浏览过的报道，而且觉得这些报道漏洞百出，看过一眼便置之脑后。也就是说，对于发现 UFO 毫无思想准备，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此，如果说是幻觉，我可以对随便其他任何事物产生幻觉，而决不是对不明飞行物。顺便说一下，由于所从事的工作要求，我不

^① 本书问世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其时苏联尚未解体。为保持本书的原貌，仍采用“苏联”的提法。



飞碟观察丛书

得不经常进入极其复杂的自然环境当中,或深入到火山口里,或攀登上空气稀薄的帕米尔和天山高原,或在北极圈内度过相当长的时间,或于中亚的大沙漠里遭遇沙暴灾难……但是,我一辈子没有头晕过,没有幻听幻视的毛病,也没有任何其他精神障碍。所以说,假使我真的产生幻觉,也应该是在上述的那些地方,而不会是在豪华舒适的游轮上,不是在悠闲自得、心态趋于平衡的时候。更不要说整个游轮上的乘客都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大家难道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幻觉”?

我目睹 UFO 的时间是 1976 年 9 月 2 日。那一天,我们乘坐的“立陶宛”号游轮从奥得萨港起锚,向地中海方向驶去。离开奥得萨时天气阴沉沉的,还下了毛毛细雨。但是几个小时以后,乌云散去,温暖的南国夜幕降临在黑海之上,海面上风平浪静,天空群星闪烁,一弯明月斜挂苍穹。正当大多数游客在甲板上欣赏这美妙的夜景时,突然在游轮前进的右方出现两个巨大的圆球,时间约在 23 时。它们并不是从哪里飞过来的,而是猛然出现的,甚至像是刹那间产生出来的。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这两个大圆球早就悬挂在那里了,只是在那一瞬间骤然亮了起来。而且,距我们较近的那个圆球要比另一个先亮一两秒钟。两个圆球相距不远,都丝毫不动地高悬在天空。用肉眼看,每个圆球都跟满月大小相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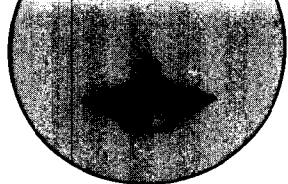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两个圆球与月亮绝然不同。首先,与月亮相反,它们悬在天际另一边。月亮发出的是“寒光熠熠的清辉”,而它们放射的不是光,是火,是闪耀着橙色光芒的炽烈火焰。当时能够感觉到这两个火球的“呼吸”和它们那脉冲式的热辐射。我曾经有幸在实验室条件下观察过等离子体的形成过程,而眼前所看见的却与之非常相似。还有一种感觉始终使我难以忘怀,我感觉在这个圆球形的火团的外壳里存在着某种固态的物质。事后我阅读了众多不明飞

行物研究报告才恍然大悟,我的这种感觉不是偶然产生的,各国的 UFO 目击者都曾产生过类似的感觉。但是,我再次说明,在看到不明飞行物以前我从未读过这方面的科学论著,所以我的上述感觉和印象是完全真实自然的,没有受任何外力或他人所施加的影响。

为什么会产生存在固态物质的感觉,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然而这种感觉的确是产生了。或许是因为这个火团的球面圆得无可挑剔,仿佛在它内部有某种坚硬的支架支撑着它完美的外形。不错,这一观点很容易被驳倒,因为自由等离子体或球形闪电在没有内部支撑的条件下同样也可以具有完美的球面。但是,不应当忘记,人类目前尚无法在非实验室条件下获取长时间存在的等离子体。至于球形闪电,首先,在自然界本来就十分罕见;其次,它的延续时间仅有 1 秒钟至几分钟不等;最后,据我所知,它绝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固定很长时间。然而我们所看见的这两个“球形闪电”,居然在那里纹丝不动地停留了将近 15 分钟。

无论怎么说,反正这两个巨大的火球一直悬在空中,而我们继续向前航行了。对于它们真实的尺寸、与我们之间的距离、离开海面的高度,都不可能说出个确切数据来,因为我们当时只能凭肉眼判断。当时我感觉它们与我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有 4000 ~ 5000 米,距海面的高度估计为 1500 ~ 2000 米。但是,这些数字只是估计而已,并不绝对准确。

这一充满幻景的现象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在甲板上的所有人的注意,大家目瞪口呆地仰望着眼前出现的神秘景象。人类的意识看起来与一个生物细胞相仿佛,它总是企图排斥一切陌生的东西。理智却如痴如醉地力图对这个无法理解的现象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就在这时候,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先生走了出来,事后得知他是



飞碟观察丛书

位历史学教授。他就像讲台上的教授一样，一字一板地向大家解释，这里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这只不过是气象工作者放出的两只普通探测气球。于是一切便恢复了平静。“合乎情理”的解释找到了，人们理智地接受下来，不再发出惊呼和感叹。我对这两个气球已经不那么感兴趣，只是偶尔瞥上两眼，又开始与身边一位俊俏的女人聊起天来。大约过了 15 分钟，两个火球突如其来地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而，我内心并没有完全平静下来，因为此后一连几天，看到的景象在我脑海里反反复复盘旋着，而且越想越觉得那位历史学教授的解释无法令人满意。最后这一事件驱使着我开始认真去研究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文献资料。

几个月之后我开始给自己提出问题。就算我们这些游轮的乘客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缺少科学技术知识，当时除了手里的威士忌酒杯我们一无所有，问我们也问不出个究竟。可是在这座现代化的游轮上有专业素养蛮高的专家，他们应该掌握着必要的导航仪器设备。在 15 分钟之内他们总该来得及对这两个巨大的火球做些必要测量吧？要不就是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只是目瞪口呆地观望观望而已？

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应当讲句公道话，这次遭遇不明飞行物来得相当突然，很可能让在场的人张皇失措，面对眼前出现的奇迹反应不过来，这只能说是人的弱点所致。在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到，几十名水兵和船长在海洋上遇到类似的不明飞行物后，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没有慌成一团，并及时使用仪器进行了观测。事情也可能不尽如此。或许在我们的游轮上有人做过必要的观测，然后将观测结果作为绝密报告送交了有关军事部门。但愿有朝一日这些报告能公诸于世。



飞碟观察丛书

世上的事往往无独有偶，两个巨大火球的故事终于有了续篇。几年以后我偶然看到关于另外一些火球的观察报告，这个报告以读者来信方式刊登在 1978 年 6 月 26 日的《奥得萨晚报》上。

悬在空中的高空探测气球

1978 年 6 月 18 日，时间 23:00。一场暴雨刚过，我当时正在沃罗夫斯基大街和卡尔·马克思大街交叉路口，突然看见两个飞行着的圆盘，圆盘的颜色呈闪光的乳白色。我当时叫住两个过路的行人，她们是伊·巴尔诺娃和玛·帕列娅。她们也在仰望着天空发出惊叹，因为在布满星星的夜空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见一个圆盘正在水平方向飞行，而另一个圆盘则在垂直方向上移动。水平方向上的圆盘转了两个圈，便以极高的速度在热瓦霍山方向消失掉，而且再也看不见了。这一切发生在一两分钟之内。我听说过有关飞碟的事情，而且我感到这两个飞碟是受人控制的。尤其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垂直方向升起的圆盘，它在向上起飞之前原地稍稍颤抖了几下，然后缓缓地、平稳地上升，消失得无影无踪。水平方向上的圆盘距离我们大约有 1000~2000 米，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奥得萨—索尔提罗沃克铁路机务段
火车司机 尼古拉·特卡琴科

这家报纸在刊登这封信的同时，还发表了奥得萨天文台台长、乌克兰科学院通讯院士弗·帕·采谢维奇的评论。他告诉读者，尼古拉·特卡琴科所看到的“圆盘”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高空气象探测气球。

请看，这两次不明飞行物出现在同一个地区——奥得萨，而且在同一个时间——23 时，可惜得到的解释也是同样的——探测气

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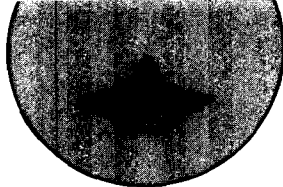
尽管特卡琴科在信中说,圆盘“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仍然能够推断:由于高度很大,观察者错将圆球当成圆盘。还可以推断,因为某些异乎寻常的、急剧变化的气流作祟,这些圆球的运动与一般高空探测气球的漂移完全不一样。就算是这样,可它们为什么会发光呢?只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已经落下去的太阳在探测气球上的反光。但是,6月的日子里,23时在奥得萨已经完全黑了。更何况特卡琴科在信里写道:“在布满星星的夜空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见”呈“闪光的乳白色的”圆盘。在这个时间里,假使探测气球能被太阳照射到,那它应当处在同温层里。然而,如果人们用肉眼在地面上还能看到它在同温层里如同圆盘一样,那它的直径起码得有500米!这样大的高空探测气球是不存在的。

至于说我在游轮上看到的现象,我们在轮船的甲板上看着它们像满月一样大小,如果推断那些火球也是太阳光照射的结果,那它们真的就像宇宙中的天体那样硕大无朋了。而且还一动不动!与异乎寻常的气流又有什么关系?再者,它们并未发出乳白色的光,而是像火一样在燃烧。总而言之,无论如何它们也不能与探测气球同日而语。可这如果不是探测气球,又会是什么呢?

观察 UFO 报告的主要信息流来自西半球,特别是来自美国,也就是说来自“资本主义世界”,来自“苏联半球”这方面的报道非常有限^①。近几十年间,西方出版了大量论述这一课题的图书和专著,发表了无以数计的文章。而在苏联,除了翻译几篇否定 UFO 真实性的文章外,没有公开出版过一部专著。

要想发表这方面内容的文章那是难上加难。在1966年以前,

① 80年代苏联传媒关于 UFO 的报道的确如此。



飞碟现象丛书

各种刊物上登载关于 UFO 的报道寥寥无几,但总还有一些。1968 年,苏联上空不明飞行物频频露面,达到空前的高潮,报刊和电视等新闻媒体也纷纷进行报道。莫斯科的航空航天之家下面甚至还成立了“UFO 科学研究部”,可惜好景不长,它只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68 年 2 月 29 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又是“飞碟”?》文章的作者用强烈的措辞指责“对所谓不明飞行物进行骇人听闻的报道和宣传”,说这种报道和宣传“具有反科学和哗众取宠的性质……这些异想天开的说法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而那些观测到的东西不过是尽人皆知的普通自然现象”。

由于《真理报》即使在学术问题上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飞碟”课题的大门当然就此被关闭,不明飞行物研究部随后被解散,似乎那些“飞碟”也停止在苏联上空飞行,仿佛从此就天下太平、相安无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有资料表明,1980 年在苏联西北方向的科拉半岛发现巨大雪茄状不明飞行物以后,政府命令成立研究这一现象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们在严守机密的保证书上签字画押以后,委员会才开始正式工作。该委员会主席是苏联科学院负责干部弗·阿扎扎院士,其成员有天文学家列·根杰利斯和尼·施奈耶、宇航员赫龙诺夫和纳扎罗夫以及海军中将米·克里洛夫。委员会收集了苏联境内发现不明飞行物的大量材料,但是不允许委员会公布其研究成果。委员会开始工作后刚一年多,不加任何解释就被解散了。

关于 UFO 的文章就是今天在刊物上偶尔也能看得到,但是除了极个别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千篇一律、一个调门儿:什么“UFO 纯属荒谬”,是“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变态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等等。甚至对这些现象已经找到了“科学”的解释。说



飞碟探索丛书

什么西方国家的人们害怕经济危机、失业，对未来丧失信心，因此他们神经错乱、惊慌失措，产生幻觉，因而对任何神秘主义的东西（其中包括 UFO）都深信不疑。说什么苏联没有任何危机，人民安居乐业，勇敢面对未来，所以在他们头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明飞行物。

说得多么简单、多么干脆又多么不容辩驳！

顺便说一句，“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顶帽子从来都是满天飞的。现在又扣在 UFO 的观察和研究头上，动辄就被说成是“庸俗唯物论”。如果翻一翻前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什么控制论也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更有甚者，报刊把遗传学称做“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娼妇”。当年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科学院院长弗·谢·涅姆琴诺夫，在该院年会上发言时说道：“我认为，遗传基因染色体的理论为这门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天他便被撤消一切职务。那是发生在 1948 年 8 月 7 日的事。

然而，尽管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依然是势不可挡、滚滚向前。东方与西方在 UFO 报告数量上的差别十分悬殊，这当然不能说不明飞行物“喜欢”在美国游荡，而不愿意到俄罗斯去。UFO 既然在飞，从逻辑上可以推断，它们在地球上各个地域出现的平均密度应当是基本一致的。须知目前世界上 133 个国家都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道。这只能说明，各个国家对这一特殊自然现象所进行的科学观测之体系和规模各有所异，而且对这些观测所限定的保密范围也大不相同。

从苏联获得的 UFO 信息量小，并不意味着苏联科学家和军方对不明飞行物置若罔闻。恰恰相反，虽说官方的态度十分令人沮丧，但是在苏联科学界，人们私下里就这一课题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不过，这些辩论没有形成更大的规模，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又像



飞碟探索丛书

是在玩足球游戏：把球踢进球门为目的。否定 UFO 真实性的一方，相对来说媒体易于接受，他们一味向读者灌输这一自然现象是“伪科学”。而肯定 UFO 真实性的一方，他们所能影响的恐怕只有自己的亲朋好友、街坊四邻。可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一方在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通过非法出版物来宣传自己的观点。

于是激烈的辩论就这样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1978 年，在莫斯科的一个相当有权威的机关——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上破天荒地举行了一次关于不明飞行物问题的科普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宇宙中的智慧生物？——事实与假说。”做报告的人是苏联科学院所属的水下研究部副主任、不明飞行物研究专家弗·阿扎扎院士。他在报告里列举了大量有关 UFO 的观察报告和实例，有苏联的，也有国外的，内容十分丰富生动，受到听众的热烈喝彩，他的讲稿和录音带很快就传遍整个莫斯科。现在全苏联已经出现数量相当可观的有关不明飞行物研究的学术报告，尽管只是以手稿的形式问世的。其中应当首推白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阿·伊·维伊尼克的学术论著《自然界总体理论与不明飞行物》，其内容是阐述超越光速的问题。莫斯科航空学院副研究员费·尤·季格尔写出一系列记述 UFO 在苏联境内飞行和降落的论文集。弗·格·阿扎扎和尼·亚·施奈耶合著的论文《关于 UFO 的信息》以及包·舒林诺夫的论著《20 世纪的奇谈怪论》，都是脍炙人口的科学论著。当然，这里只能举这么几个例子，因为类似的好作品是不胜枚举的。这些科学论文手稿的出现，居然引起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由于人们对 UFO 的兴趣浓厚起来，黑市上非法翻印这些科学论文的出版物数量猛增。这又让当局抓住把柄，许多论文的作者被指责“从事蛊惑人心和非法赢利活动”。每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作者们是完全无辜的。只要将这些论文合法地